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續編卷二十四

元 陳桱 撰

乙丑度宗皇帝咸淳元年蒙古至元二年春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二月以姚希得參知政事江萬里同知樞密院事王爚僉書院事○三月葬永穆陵夏四月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帝之為太子也似道有功焉及即位似道每朝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為周公總護山陵既葬理宗即援故事還越而密令呂文德詐報蒙古兵攻下沱急

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為詔起之似道乃至欲以經筵拜太師而典故須建節乃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乃麤人之極致爾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已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宋制節出有撤關壞屋無倒節之理以示不屈由是人皆駭異　五月以江萬里參知政事王爚同知樞密院事馬廷鸞僉書院事○作顯謨閣藏理宗御集也　蒙古以安圖為中書右丞相宋子貞為中書平章政事安圖穆呼哩四世孫年二十一矣　蒙古以劉秉忠為太保參領中書省事秉忠自藩邸即見親任密謀大計莫不預焉世祖皇帝嘗命其擬議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秉忠條上祖宗舊典參於古制之宜於今者帝善之故詔下之日綱舉目張一時人材

咸見録用文物燦然一新然秉忠猶未有官稱咸以書記呼之至是翰林學士承旨王鶚上言乞崇以顯秩世祖皇帝即日命有司備禮冊授秉忠光禄大夫太保參領中書省事秉忠既大拜以天下為已任知無不為矣

蒙古使赫德如日本至高麗而還 世祖皇帝使赫德奉書如日本亦以不臣之禮道由高麗高麗王植言其道險遠不可辱天使命具起居舍人潘阜持書往留六月不得其要領而還赫德遂不復往

蒙古命許衡議中書省事 世祖皇帝名衡至命入省議事丞相安圖素聞衡名心慕之乃就見于行館既還歎服累日訪以政事

丙寅 二年 蒙古至元三年

春正月江萬里乞罷許之 初萬里為賈似道宣撫司參謀官俛仰容默故最歲久然性本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至是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涕

泗拜留之萬里以身捄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為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為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講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時王夫人頗知書帝語夫人以為笑似道聞之積慙怒謀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乞祠祿歷半載而不得允詔乃出關以待有詔以為湖南安撫使知潭州

夏四月姚希得王爚罷○秋七月蒙古以張德輝參議中書省事

初德輝為史天澤真定經歷籌畫調度裨益實多世祖皇帝在藩邸聞之名見德輝以聖賢道德之奧修身治國之方古今治亂之由詳陳于前世祖皇帝善之呼其字而不名俾教冑子由是學官內外煥然一新遂與元好問啟請世祖皇帝為儒教大宗師帝悅而受之帝即位以為河東南北路宣撫使考績為十路最遂入

議政人稱其剛直有經濟之器以王爚參知政事包恢僉書樞密院事

丁卯三年蒙古至元四年春正月立妃全氏為皇后后會稽人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也寶祐中父昭孫沒于王事理宗以母故嘗召后入宮問曰爾父沒于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也帝異之語大臣曰全氏女言辭甚令宜配冢嗣以承祭祀遂納為太子妃帝詣太學謁孔子行舍菜禮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配享升顓孫師于十哲追封邵雍為新安伯與温國公司馬光列于從祀禮畢御崇化堂命執經官陳宗禮講經官陳守中進讀中

庸學官諸生咸推恩衡陳

蒙古議中書省事許衡乞歸鄉里許之

時務五事一曰立國規模言歷代建國北方奄有中夏如魏遼金能用漢法故享國久長今國家當行漢法然萬世國俗一旦改之其勢甚難非三十年不能成功務一吾民使之富實興學校練甲兵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功不惑浮言庶幾可以得天下之心成至治之效二曰中書大要須俸禄以資仕者之養立銓法以紓失職之怨外設監司以糾察汚濫三曰為君難以踐言防欺任賢去邪得民心順天道六者為目以脩德任賢愛民三者為要四曰農桑學校五曰慎微世祖皇帝深納之至是以疾求還

二月以賈似道為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治事都堂

似道上疏乞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又遣中使加恩日至十數夜即交卧第外以守之

特授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決于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京尹浙漕一切公事不關白不敢行一時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賂以求美職圖為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至不可勝計趙溍輩獻寶玉陳奕至以兄事似道玉工陳振民以求進貪風大肆兵喪于外匿不以聞民怨于下誅責無藝莫敢言者

安置淮東總領財賦陳蒙于建昌軍

蒙為戶部郎官時嘗以論貫似道被謫至是名入對至國門而似道平章之制下即具疏其姦惡帝以示似道似道大怒曰臣以親故求罷政而陛下不許故致不知臣者如此臣宜去帝曰卿不可去當重謫是人以戒妄言者故有是命蒙瑣之子著之

族弟也三月以程元鳳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葉夢鼎參知政事王爚知樞密院事常挺僉書院事○夏四月蒙古賽音諤德齊侵合州知州張珏敗之○五月丁亥朔日有食之○六月程元鳳罷陳宜中所劾也王爚致仕○以馬光祖參知政事○秋八月進封太師嗣榮王與芮為福王主榮王祀事○以葉夢鼎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固辭不許時賈似道專政夢鼎不得行其志一日利州路轉運使王价子愬求遺澤夢鼎以為合與似道以恩不出己罷省部吏數人夢鼎怒曰我斷不為陳自強即求去似道母責似道曰葉丞

相安於家食未嘗求進汝强與以相印令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為官不得不如此乃使人謝夢鼎夢鼎乃已以留夢炎為樞密使常挺同知樞密院事冬十一月以馬廷鸞同知院事○十二月以呂文煥為京西安撫副使知襄陽府文煥文德弟也蒙古阿珠劉整經畧襄陽遂城白河口劉整言于世祖曰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戍使宋得竊築為强藩若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世祖皇帝然之徵諸路兵命阿珠劉整經畧襄陽先是阿珠過襄陽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謂其下曰築壘于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至是城其地馬宋忠蒙古之用整也遣使以燕郡王告身金印牙符致之整得之即赴上都待罪世祖皇帝命礫使者而移書

讓宋執政云蒙古世祖皇帝以其子和克齊為雲南王○師及蒙古戰于牛心山敗績阿珠閲兵襄陽遂入南郡取仙人帖城等柵獲生口五萬宋鎖江陵城池不通往來而掠蒙古兵在兩淮者得騎五千步卒萬人併力守禦襄樊阿珠謂諸將曰若不投宿江北恐落敵便遂自安灘濟江留精騎于牛心山下立虛寨設疑火夜半宋師果至伏發宋師大敗

戊辰四年蒙古至元五年春正月留夢炎罷○夏四月奪觀文殿大學士惠國公謝方叔官爵方叔以嘗為東宮官自豫章以一琴一鶴金丹一鑪獻帝似道疑其覬望再相諷臺諫論其不當誘人主為聲色之好欲謫之遠郡呂文德請以已官贖

方叔罪乃削四秩奪其封爵秋九月蒙古阿珠劉整圍襄陽○以常挺參知政事冬十月戊寅朔日有食之○常挺罷

○十一月行義役法

己巳五年蒙古至元六年春正月以李庭芝為兩淮制置大使知揚州庭芝招徠士民大脩學校振邺貧窮由是境內乂安以馬廷鸞江萬里參知政事○葉夢鼎上疏乞致仕不待報而去夢鼎抵于貫似道不能行其志力辭相位不允乃引杜衍故事致仕單車宵遁詔封信國公出判福州卒蒙古史天澤行省事于峴山以圍襄陽世祖皇帝命左丞相史天澤平章哈坦駙

馬呼剌珠經畧襄陽而罷元帥府天澤至呂文煥遣使餉以鹽茗天澤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楚山盡鹿門為一字城聯亘諸堡貯兵儲絕聲援示宋以久駐必取襄陽之意因城峴首開省其上

蒙古立御史臺及諸道提刑按察司 時阿哈瑪特罷眷異常專總財賦聞立憲臺言于世祖皇帝曰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必繩治如此胡能辦事廉希憲曰令立臺察內則彈劾姦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此者如阿哈瑪特言必使上下專恣貪暴公行然後事可集邪阿哈瑪特語塞

二月蒙古城鹿門○蒙古行新字更號帕克斯巴為帝師 詔曰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未遑制作凡制用文字因取漢楷及輝和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以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寖興而字書方缺其於一代制度實為未備故

特命國師帕克斯巴創爲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璽書頒降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號帕克斯巴爲帝師改賜玉印總統諸國釋教 三月蒙古阿珠自白河帥師圍樊城○京湖都統張世傑帥師救襄陽及蒙古戰于赤灘圃敗之○以江萬里馬廷鸞爲左右丞相兼樞密使馬光祖知樞密院事○夏四月蒙古築南新城○五月馬光祖罷○秋七月夏貴帥師援襄陽及蒙古阿珠戰于新城敗績范文虎帥師援貴復敗而走貴被命援襄樊乘春水漲輕兵部糧舟至襄陽城下懼不敢進而還

及初秋大霖漢水溢貴遣舟出沒東岸林谷間阿珠謂諸將曰此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以備新城明日貴舟師果趣新城阿珠大敗之殺溺無筭生擒五千人獲戰艦百餘阿珠於是大治戰艦教水軍築圍城以逼襄陽范文虎復以舟師援貴亦為阿珠所敗文虎輕舟走免

八月蒙古諭淮蜀吏民使降

詔曰朕纂承丕基同仁一視罔間南北爾淮四川大江以南生靈皆吾赤子即位之始未遑他務首遣國信使副講信脩睦以通和好本朝投戈卷甲使爾地百姓息肩咸遂安生樂業之願豈意彼國妄生邊釁是驅若國生靈置之鋒鏑而不卹也恐汝無辜枉被殘擾今開諭彼界官吏軍民人等及我國人或因小故逋亡或勢不獲已因而陷沒者當明知朕不欲用兵之本意爾等當轉禍為福其審圖之

蒙古始定官制 張文謙王恂許衡所議定也

冬十二月衛國

公呂文德卒文德以許蒙古置榷場於樊城為恨每曰誤國家者我也因疽發背卒賈似道以其壻范文虎總帥禁兵馬

庚午六年蒙古至元七年春正月以李庭芝為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高達為湖北安撫使知鄂州以援襄樊時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及聞庭芝至文虎貽書賈似道曰吾將兵數萬人入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于京閫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喜即命文虎之兵從中取旨庭芝至屢約進兵文虎但與妓妾嬖倖擊鞠飲宴為樂以取旨未至為辭云行成天歷○江萬里罷萬里以襄樊為憂屢請益師往救賈似道不之答萬里遂力求去出知福州年七十三矣蒙古初立尚書省以阿

哈瑪特為平章政事蒙古自太祖皇帝以來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為至重之任其掌兵柄則左右萬戶而已後稍倣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撫等官世祖皇帝即位始立中書以總國政制國用司以主出納至是始立尚書省以統六部之務而百司內外之職漸復金之舊矣以陳宗禮僉書樞密院事趙順孫同僉書院事○二月以朱禩孫為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三月庚子朔日有食之○蒙古使趙良弼如日本世祖皇帝以再遣使如日本而不能致之為念會良弼經畧高麗因請就往帝許之竟致國書而還蒙古平章政事廉希憲罷希憲立朝讜正世祖皇帝嘗令受帝師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帝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

臣當忠為子當孝是也又有方士請鍊大丹勑中書給具所需希憲奏曰前世人主多為方士誑惑堯舜得壽不假靈于大丹也帝善之至是詔釋大都囚而回回羅智密鼎為怨家所訴繫獄亦被原免帝自開平還燕怨家復訴之帝遂罷左丞相耶律鑄及希憲希憲既罷帝問羣臣希憲居家何為阿哈瑪特曰與妻孥燕樂耳帝曰希憲清貧何從燕設阿哈瑪特愧而退希憲嘗病篤或言須沙糖作飲時最艱得希憲弟求諸阿哈瑪特得二斤以遺希憲希憲推著在地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姦人所遺愈疾也帝聞之特賜三斤焉

蒙古以許衡為中書左丞

阿哈瑪特專權無上蠹國害民嘗欲以其子典兵柄衡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父位尚書省典民典財而子又典兵太重世祖皇帝曰卿慮阿哈瑪特反耶衡對曰此反道也古者姦邪未有不由此者帝以衡語語阿哈瑪特由是怨衡蒙古

克們伐建都不克建都古越嶲也秋八月詔賈似道十日一朝似道自去年即稱疾求去以要君帝至涕泣留之亦不從乃詔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尋又詔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呼之曰師相而不名至是求去益力章十上帝命馬廷鸞洎省部臺諫學館諸司留之復詔十日一朝時襄樊圍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閒堂延羽流塑已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肆淫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嘗與羣妾踞地鬬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令陳振譚玉趙與柟等廣訪奇物聞余玠有玉帶求諸其家已徇葬矣發其冢取之人有物求不與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雖朝享景靈宮亦不從駕門客朝士稱頌功德至尊之曰周公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

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于帝者九月蒙古以張文謙為大司農文謙奏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敦本抑末設庠序崇孝弟由是野無曠土遂奏開籍田祭先農先蠶立國子學以教胄子世祖皇帝皆從之時阿合馬特方摧民鑄鐵為農器厚其直以配民既立宣慰司行戶部于大名東平不預民事惟印楮幣諸路轉運司怙勢作威害民干政莫敢誰何文謙竟奏罷之阿合馬特雖惡文謙而不敢加害冬十月詔范文虎帥衛卒及兩淮軍救襄陽〇十一月陳宗禮致仕〇蒙古城萬山以張弘範守之弘範軍于鹿門以斷宋糧道及郢復之援一日言于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于圍而緩于攻

者計待其自斃也然而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灘子灘以絶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天澤請從之遂築萬山徙弘範軍焉自是襄樊之道益絶矣蒙古以巴延同知樞密院事

〇蒙古伐金齒驃國降之

辛未七年大元至元八年春二月大饑是歳淮浙江西皆饑命官賑貸知撫州黃震大書閉糴者籍强糴者斬不抑米價勸分有方全活者衆夏六月范文虎帥師救襄陽不至而逃蒙古遂大會師圍襄陽六月漢水溢文虎不得已進兵未至鹿門中道遁去於是蒙古益兵圍城城中援絶軍民大困蒙古以史天澤平章

軍國重事○城五河為安淮軍○蒙古建國字學于

諸郡○蒙古以許衡為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先是實默

言于世祖皇帝曰三代所以歷數長久風俗純粹者

皆自設學養士所致方今宜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

弟教之以示風化之本張文謙繼以為請帝乃命衡

為祭酒詔丞相安圖傳旨令教蒙古生十一人且命

四方及都下願受業者俱得預列即燕京南城舊樞

密院設學衡自設學家事悉委其子師可凡賓客來

學中者皆謝絕之嘗曰學中若應接人事諸生學業

必有所妨外人謗怨是自己事諸生學業是上命也

每謂蒙古生質朴未散視聽專一苟置之好伍曹中

涵養三數年將來必能為國家用乃奏舊弟子散居

四方如王梓韓思永蘇郁耶律有尚孫安高凝姚燧

姚惇劉季偉呂端善劉安中白棟皆驛致館下為伴

讀欲其爽輔匡弼薫陶浸潤而自得之也又欲令蒙古生習學筭術乃自唐堯戊辰距至元壬申凡三千六百五年編其世代歷年為一書令諸生誦其年數而加減之又教諸生習顔魯公字復選蒙古生年長者習拜及受宣拜詔儀䄇奠冠禮小學生書倦則令習跪拜揖讓進退應對之節或投壺習射負者罰讀書若干遍每說書不務多唯懇款周折若未悉領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踐行不貴徒說也每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却看得無疑方是有功當曰敬敷五教在寛則是為教者當以寛容存心也今日學中大體雖要嚴密然就中節目須且寛縱蓋人品不一有夙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所長必一事有所短千萬不同遽難以强之也且教人不止各因其材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之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

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故衡之教人也恩同父子義若君臣因其所明開其蔽而納諸善時其動息而弛張之慎其萌蘖而防範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以是凡為衡弟子者皆能自立為世用矣衡又言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為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士君子多以農務為生商賈雖為逐末亦有可為者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非古人之意也蒙古張弘範入樊城墮其外郛○秋八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嗣秀王與澤卒○十一月蒙古建國號曰大元詔曰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統肇從隆古匪獨我家且唐之為言蕩也堯

以之而著稱虞之為言樂也舜因之而作號馴致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義而制稱為秦為漢者蓋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又即始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槩以至公得無少貶我太祖聖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四振天聲大恢土宇輿圖之廣歷古所無頃者耆宿詣庭奏章申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制以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茲大治流形於庶品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於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從因革道協天人於乎稱義而名固非為之溢美孚休惟永尚不負於投艱嘉與敷天共隆大號咨爾有衆體予至懷從太保劉秉忠之議也

十二月初置士籍賈似道欲以籍制東南之士也

壬申八年（大元至元九年）春二月大元改號中都為大都○三月趙順孫罷○夏五月京湖使統制張順張貴帥師救襄陽及大元戰于江中順死之貴入襄陽而還復戰于勾林灘敗死

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克進大元兵日益至呂文煥竭力以拒之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薪布帛爾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寘蠟書於髻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荊郢救援至隘口大元守卒見積草多鉤致欲為焚爨之用泅者遂被獲於是郢鄧之路亦絕至是詔京湖制置移司郢州將帥悉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閫知其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為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

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二人俱智勇素為諸將所推服俾為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及漢水方生乘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團山下越二日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槍火砲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矴出江以紅燈為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大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絙攢茂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大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踴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遡流而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四創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冢歛葬之張貴入襄陽呂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蠟書赴郢求援大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

里列撒星椿雖魚蝦不得度二人遇椿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御枚隱迹乃舉砲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大元兵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東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句林灘漸近龍尾洲新城大元阿珠劉整分艤戰艦邀擊以死拒戰沿岸遥望見軍船旗幟紛披貴兵以為郢兵來會踴躍而進衆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大元兵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大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周且出于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珠于櫃門關阿珠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大元令降卒四人舁貴屍至襄陽城下示宋人曰識矮張都統乎此是也守陴者

皆哭城中喪氣呂文煥斬四卒以貴附葬張順冢側立雙廟祀之六月安置觀文殿學士皮龍榮于衡州龍榮飲藥卒賈似道忌龍榮名望且嘗為東宮官恒恐其再用會帝偶問之似道諷湖南提刑李雷應誣劾以事安置衡州遂飲藥卒以章鑑同僉書樞密院事○秋八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九月有事于明堂遂朝享于景靈宮大雨帝還宮賈似道去位詔出貴嬪胡氏為尼似道乃還辛未祀明堂賈似道為大禮使禮成駕幸景靈宮將還遇天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兄顯祖為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逍遙輦還宮帝曰平章得無不可否顯祖白似道似道曰雨不終朝少俟雨止辰巳間亦可登輅

庶不駭異顯祖曰泥水不可乘輅即白帝曰平章已乞帝遂乘逍遥輦冒雨直入和寧門還宮百官愕然及肆赦畢似道入見曰臣為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帶御器械涕泣出賈嬪為尼似道始還朝由是益專恣然畏人議已務以權術駕馭不愛官爵牢籠一時名士以故言路斷絕威福肆行相視以目

冬十一月馬廷鸞乞罷從之

廷鸞抵於賈似道不克展其才遂力求去及陛辭帝曰丞相何不勉為留廷鸞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閫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矣泣拜而去

十二月召葉夢鼎為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固辭不至

夢鼎度時不可為引疾力辭使者相繼從行不得已行至

峽縣復扁舟徑還寧海使者以禍福告夢鼎曰廉恥事大死生事小無可回之理賈似道大怒乃令致仕

直學士院文天祥致仕初賈似道稱疾致仕天祥以為要君似道諷張立志劾罷之天祥遂引錢若水例乞致仕時年三十七矣

日本遣使如大元始報聘也

癸酉九年大元至元十年春正月大元取樊城守將張漢英及都統制范天順牛富死之樊城被圍四年范天順牛富力戰不降且射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為唇齒及襄陽危急樊城益孤大元張弘範進攻為流矢中其肘來創見阿珠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阿珠從之遂以師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陷守將張漢英死焉范天順仰天歎曰生為宋臣死當為

宋鬼即所守處縊死大元入城牛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大元兵士死傷者不可勝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絶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

二月知襄陽府呂文煥以城降于大元

襄陽久困孤城援絶撤屋為薪緝銀關為衣以與大元拒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於朝賈似道不督列閫赴援而累上書請行邊帝不許及城勢危甚文煥艱難遣使忍死待援似道復請行邊而陰諷臺諫上疏以為師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於是帝謂似道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耶時羣臣多言高達可援襄陽者似道曰吾用高達如呂氏何文煥聞達且至亦不樂其客謂曰此事易耳今朝廷以襄陽急故遣達來吾以捷聞則達必不成遣矣文煥然之會獲大元哨騎數人文煥即繆以大捷奏然不知朝中實無意遣達也初宋以漢水襄樊

兩城之間植木中流鎖以鐵絙造浮梁于上二城賴此為固阿珠以機鋸斷木斧絙燔其橋二城遂絶樊城既陷阿珠益併兵攻襄文煥力不能支會世祖皇帝降詔諭文煥曰爾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宜力爾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絶其如數萬生靈何若能納款出降悉赦勿治且加遷擢文煥得詔感而出降先納筦鑰次獻城邑遂陳攻郢之策且請已為前鋒阿珠入襄陽城中命阿爾哈雅偕文煥朝燕事聞賈似道言于帝曰臣始屢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也文煥至燕拜參知政事文煥凡知廬州文福文德同知靜江府師夔俱上表待罪似道庇之詔皆不問襄陽既失則東南不可守矣

三月詔淮東城清口以備大元四川制置司言近出師成都劉整故吏羅鑑自北復還上整書𥳑一帙有取江南二策其一言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可定其二言清口桃源河淮要衝宜

先城其地乜山東軍以圖進取帝乃詔淮東制置司往清口擇地利築城備之置機速房于中書賈似道屢疏請身督師詔勉留之乃建機速房以革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違邊報之弊然每有獻奇計者似道皆不納邊事日急亦不以介意焉大元冊鴻吉哩氏為皇后立燕王為皇太子○京湖制置使李庭芝免坐失襄樊也夏四月以汪立信為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趙溍為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六月治失襄樊罪貶范文虎官一秩職任如故刑部尚書陳宜中論襄樊之失皆由知安慶府范文虎怯懦逃遁乞斬之賈似道不許故止降一官竄俞大忠于循州汪立信言臣奉命分閫延見吏

民皆痛哭流涕言襄樊之禍皆由范文虎及俞興父子文虎以三衙長閫難怯戰僅從薄罰猶子天順守節不屈猶或可以少贖其愆興奴隸庸材器量褊淺務復私雠激成劉整之禍流毒至今其子大忠挾多資為父行賄且自帝榮進今雖寸斬未足以快天下之忿乞寘重典則人心興起事功可圖於是詔追毀大忠出身除名循州拘管

秋七月大元國子祭酒許衡乞罷許之

國子諸生廩餼不繼稍稍引去阿哈瑪特又屢短毀漢法四月世祖皇帝召衡至上都議事衡面請還鄉里帝許之七月陛辭而還至懷孟簡絕人事常居山下課僮僕事耕稼衡居家勤儉强于自治公愛蒸盡不嚴而整閨門之内若朝廷然夫婦相待如賓凡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懷孟化之旁舍有僧德公者年百餘歲嘗謂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為不孝之人羞見祖宗于地下但須小僧輩還俗

以壽汝祖宗之嗣自是不復度弟子蓋化之也八月知合州張珏復馬駿山自余玠城釣魚山以寓合州城壁甚堅固及開慶受兵民力凋弊張珏為守外以兵護耕內教民墾田積粟於是公私兼足劉整既叛獻計欲於青居進築馬駿山虎頂山以扼三江口兩圖合州乃遣統軍伊喇帥兵築之珏間伊喇至乃張疑兵于嘉渠口潛師渡平陽灘火其資糧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船場由是馬駿城築卒不克就大元以姚樞為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

○九月以章鑑僉書樞密院事陳宜中同僉書院事

○冬十月以李庭芝為兩淮安撫制置使知揚州十一月以夏貴為淮西制置使知廬州李庭芝請分所部兩淮為二司

從之大元世祖皇帝以子莽噶拉為安西王開府京兆鎮秦隴蜀涼之地以商挺為王相大元使實都會高麗洪茶伐日本凡舟九百艘士卒二萬五千人大元使奇塔特托音如緬徵其子弟大臣朝貢

甲戌十年大元至元十一年春正月賈似道以母喪去位詔起復之似道遂還朝似道母胡氏卒似道歸越治喪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陵太學博士陳著帥太學諸生上書切諫以為自古未聞有如此者且似道罪惡昭章愚夫愚婦亦思逐之今天降罰于其母所以代陛下行罰也不納及葬百官奉襄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者既葬起復還朝開著

上疏大怒必欲遠竄帝不可乃改臨安通判

大元以阿珠為中書平章政事師師經畧兩淮阿珠入朝言于世祖皇帝曰臣久在行間備見宋情日益削弱宜早定之帝不許阿珠又曰失今不取宋臣恐後日不易為也帝善乃以阿珠為平章付兵十萬使經畧兩淮

大元以廉希憲行省事于遼陽時嗣國王條輦行省鎮遼霫多言其不便者世祖皇帝以遼霫乃諸王國婿分地所在命希憲代條輦希憲至北京大正名分扶植貧弱諸王國婿莫不敬憚之

烏蘇巒降于大元○秋七月帝崩于福寧殿

皇子嘉國公㬎即位皇太后臨朝稱詔帝崩賈似道以遺詔立帝嫡子嘉國公㬎即位于柩前時年四歲矣太后臨朝冊詔宋自理宗末年疆土日蹙度宗繼統無大失德

衆弊益甚矣封兄建國公昰為吉王弟永國公昺為信王昰楊淑妃所出昺俞脩容所生也詔太師平章軍國重事賈似道獨班起居依文彥博故事也上皇太后尊號曰壽和聖福太皇太后尊皇后曰皇太后○以朱禩孫為京湖四川宣撫使知江陵府○八月大霖雨天目山崩水涌流安吉臨安餘杭三縣民溺死者不可勝計大元太保劉秉忠卒秉忠扈從至上都居南屏山精舍儼然端坐無疾而終年五十九訃聞世祖皇帝嗟悼不已謂左右曰秉忠事朕二十餘年小心慎密不避險艱事無可否言無隱情又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與聞也秉忠通

曉音律精算數善推步仰觀占候六壬遁甲易經象數邵氏皇極之書靡不周知故能輔文明之治立太平之基為弼佐稱首其立朝儀頒章服建國號定都邑皆秉忠發之又能推引賢士大夫爲

大元命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中書左丞相巴延帥師南侵天澤有疾而還九月巴延會師于襄陽師凡二十萬世祖皇帝召天澤巴延諭之曰曹彬不嗜殺人一舉而定江南汝其法之天澤至郢病篤詔還真定巴延遂會師于襄陽

大元呂文煥以巴延自襄陽趨郢州劉整以索多自棗陽趨淮泗巴延命萬戶張弘範帥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略郢而南為先鋒元帥索多將兵一萬由東路棗陽入淮泗以左丞劉整為遊擊帥騎兵先行罷招討以兵一萬由西

路老鴉山倘荆南而自帥大衆沿漢江而下以參政吕文煥將舟師萬户武顯等將前鋒用降人為鄉導以趨郢州旌旗數百里水陸並進劉整因請濟江巴延不許曰吾受詔特緩敵兵使無西耳濟江非吾所聞也

冬十月大元巴延侵郢州都統制張世傑禦之大元師遂入漢取沙洋及新城守將邊居誼死之巴延至漂水武顯言水溢未可渡巴延曰此水小不敢渡敢渡大江耶使一騎前導諸軍畢濟遂薄郢州軍于城西時宋兵數萬次于郢州築新郢夾江為城横鐵絙鎖戰艦江中巢砲彍弩以禦大元之師兵精食足張世傑復帥衆力戰大元之師莫能近阿珠獲生口問知沿江諸郡精鋭皆萃于郢江東西兩城若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舟師獨進兩岸侵薄此危道也不若取黄家灣堡東有河口可由中拖船入藤湖轉而下江

甚便呂文煥亦以為言時久雨水漲阿珠料大軍方集餽餉不繼水陸兩間進退無據吾事去矣遂言于巴延請如文煥計巴延曰郢城乃我之咽喉今不取而過後為歸路患不從既而大元之師克黃家灣巴延亦計郢卒未可下乃耀兵不攻潛由平江堰破竹為席盪舟陸地迂行百餘里由藤湖入漢宋兵驚以為神郢州都統趙文義帥精騎二千追之至衆子湖巴延以百騎為殿阿珠奮槊馳擊所向披靡文義敗走巴延追斬之郢卒皆潰大元兵進至沙洋遣俘馳黃榜及檄文入城守將王大用斬俘焚牓明日呂文煥至城下水陸並進遂破沙洋執王大用等因進薄新城都統邊居誼堅壁不降文煥乘騎城下招之居誼射文煥中其右臂率所部三千死戰皆沒居誼赴火死總制黃順以城降由是江陵諸州皆納款于大元矣

大元取渠復州○以章鑑同知樞密院事陳宜中

僉書院事○十一月以王爚章鑑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十二月大元巴延侵陽邏堡夏貴帥師守之

大元阿珠遂自青山磯濟江巴延至蔡店大會諸將刻期渡江先遣總管劉深等覘沙湖水勢令諸將皆趨漢口以渡阿珠曰漢口水急且有守禦不若回舟輪河口穿湖中從陽邏堡西沙洑口入江夏甚便巴延從之乃夜還輪河趨沙洑口時宋遊擊策應大使夏貴以精兵守上流其勢甚固巴延乃趨漢陽圍之陽言取漢口渡江夏貴果以精兵五千援漢陽巴延乘間遣萬戶阿剌罕將奇兵襲沙洑口奪之因自漢口開壩入輪河轉沙洑口以入大江先令大艦數千泊于江之北岸夏貴帥漢鄂戰艦凡三十餘里横截江面巴延軍不敢近乃遣人招諭宋將宋將皆不從越四日巴延以白鷂子

千艘攻陽邏堡夏貴力守且遣都統制王達禦之達敗死而大元之師猶未克濟也阿珠言于巴延曰攻城下策也宋人之心謂我非陽邏不可渡故堅守以拒我若以鐵騎三千汎舟遡流西上以擣其虛則渡江必矣薄暮乘大雪阿术帥衆遡江而上行二十里泊于青山磯宋人未之知也黎明開霧阿术遥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率衆徑渡以舟載馬後隨宋都統程鵬飛拒于江阿珠横身蹀血力戰中流鵬飛重創走還鄂州阿珠獲其舟千餘遂登沙洲步鬬而進散而復合者數四大元萬戶史弼賈勇而戰宋師少卻遂登南岸乘勢追殺至鄂南門都統高郎悳棄馬家渡而遁阿珠執之

大元巴延復侵陽邏堡夏貴棄師走還廬州師大潰巴延入堡遂濟江

會阿珠趨鄂州知漢陽軍王儀以城降之巴延聞阿珠已渡復

攻陽邏堡夏貴聞大元之師已渡江不能周守引麾下三百艘先遁餘衆皆潰大元乘之江水為赤陽邏遂陷盡喪軍實陽邏江鄂之蔽也既失則江不可守矣夏貴泝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掠而還入于廬州或言于巴延使追貴巴延不許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貴且來矣大元之師遂渡江與阿珠會于江南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黄阿珠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遂水陸趨鄂焚其船三千艘煙燄漲天漢陽遂降

朱禩孫帥師救鄂至城下而還

禩孫聞鄂被攻帥師援之至鄂聞陽邏堡之敗乃夜奔還江陵府

大元呂文煥侵鄂州守將程鵬飛以城降之巴延命阿爾哈雅守鄂遂帥師東下

呂文煥至鄂列師城下鄂恃漢陽為蔽及京湖之援朱禩孫既

適漢陽復失勢已孤立會大元兵艨艟火照城中程鵬飛與權守張晏然度不能守遂以城降幕僚張山翁獨不屈大元諸將請殺之巴延曰義士也釋之因檄下壽昌信陽德安諸郡巴延命中書右丞阿爾哈雅及宣撫使賈居貞以四萬人留守鄂而自率大衆與阿珠東下規取荆湖

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開府臨安以步軍指揮使孫虎臣總統諸軍鄂州既破朝廷大懼三學生及羣臣上疏以為非師相親出不可賈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于臨安以黃萬石等參贊軍事於封樁庫撥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充都督府公用王侯邸第皆輸助軍錢穀且斂釋道租稅收之以備用

詔天下勤王○以高達為湖北制置使知江陵府○提舉興國宮呂師夔乞募

兵江州詔知州錢真孫同募之○程鵬飛以大元之師徇黄州知州陳奕以城降之○大元實都伐日本入其疆而還○大元世祖皇帝以子諾木罕為北平王安圖行中書省樞密院事于北鄙太宗皇帝長孫曰海都居于北方自定宗皇帝以來日尋干戈至是詔遣北平王率諸王兵鎮守而安圖總省院之事大元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卒于真定天澤還至真定世祖皇帝遣醫馳視天澤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第願天兵渡江以殺掠為戒言訖而卒天澤忠亮有大節出入將相近五十年柱石四朝師表百辟可謂社稷之臣而氣貌循循然若無為者及臨大事論大政夷大難

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一以至誠將之其視富貴權勢歛迹退避若將浼之者故能善始令終為開國元

臣

孝恭懿聖皇帝德祐元年乙亥（大元至元十二年）春正月陳奕以

大元之師徇蘄州知州管景模以城降之（巴延阿珠順流東下）

呂文煥為向導沿江諸將皆呂氏舊部曲也故望風降附　葵永紹陵○陳奕誘其

子巖以安東州降大元元以巖為淮東宣撫使招諭

屬部○賈似道以呂師夔參贊都督府軍事任中流

調遣○以陳宜中同知樞密院事○呂師夔及錢真

孫以江州降于大元元以師夔知江州九江既降江東西兩路不可守矣大元中書左丞劉整死于無為軍整受巴延命帥騎兵攻無為軍久而不克聞吕文煥舟師東下所至迎降恥首謀而功不建失聲曰首帥誑我使我功後于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遂發憤死於無為城下正月癸酉也知安慶府范文虎遣人請降于江州○賈似道師師次于蕪湖似道畏劉整不敢發及聞其死喜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凡十三萬人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舳艫相銜百有餘里戊子發臨安命宰執小事專決大事則關白于督府不得擅行又以所親信韓震為殿帥總禁兵至安吉州似道所乘舟膠于堰中劉師勇以千人入水挽之不能動乃易他舟而去遂由新安池口以進次于蕪湖遣

人通呂師夔以議和大元入安慶府通判夏椅死之○以汪立

信為沿江招討大使立信帥師次于高郵初襄陽既失立信自

江陵上疏請益安陸府兵凡邊戍皆不宜抽減復移

書賈似道曰今日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誠上下交修

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也而

君臣晏安不以為虞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日

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百姓讎怨於上以求當天

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為

今日之計者有三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

以實外禦算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七

分汰二為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

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

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汎舟長淮往來遊

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饋餉不

絕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勢因選宗室親王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涖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于我徒使敵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矣若銜璧輿櫬之禮則請備以俟似道得書抵之于地曰瞎賊狂言敢爾乃中以危法發之及將出師乃召立信為招討俾就建康府庫募兵以援江上諸郡立信受詔即日上道以妻子託其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于蕪湖似道拊立信背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立信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問立信何向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要死得分明耳既至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大元之兵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終為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以

此自國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為後圖

二月賈似道使宋京請平于大元巴延不許似道自蕪湖遣還大元之俘曾安撫且以荔子黃柑遺巴延復以宋京衣克巴為都督府計議官如大元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阿珠謂巴延曰宋人無信惟當進兵若避似道不擊恐已降州郡令夏難守若實欲和俟似道自來巴延乃令千戶囊嘉特與宋京俱來答書喻君臣相率納上即當奏聞似道不答遣囊嘉特還之

以黃萬石為江南西路制置使○夏貴師師會賈似道于蕪湖遂同次于魯港○大元徇池州權守趙卯發死之都統張林以城降池州守臣王起宗聞大元渡江即棄官通判趙卯發攝州事卯發繕壁聚糧為固守計及大元遊騎

至李王河張林諷卯發迎降卯發忿氣填膺瞠目視林林不敢復言已而林帥兵巡江陰遣人納欵而陽助卯發守城守兵之權皆歸于林卯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為命官我為命婦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卯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貲與弟姪僕婢悲遣之及大元之師薄城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以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又為詩別其兄弟遣子淳翁出辭遂與雍氏盛服同縊從容堂死卯發始為此堂名可以從容及兵邊領客堂中指所扁曰吾必死於是客問其故卯發曰古人所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死難此殆其兆也卯發死林開門降巴延入城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深歎惜之命具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

孫虎臣及大元戰于丁家洲敗績

賈似道奔還揚州諸軍大潰

夏貴自合肥以師會賈似道于蕪湖袖出一編書示似道曰宋歷三百二十年似道俛首而已時孫虎臣帥精銳七萬餘人次于池州下流之丁家洲似道與夏貴以五萬人軍于魯港巴延令軍中作大栰數十採薪芻置其上陽言欲焚其舟似道信之少懈乃分兵屯于南北兩岸令阿珠與虎臣對陣立砲具設別軍中流數千艘乘風直進勢不可敵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橫亘江中似道將後軍爲殿夏貴既嘗失利于鄂恐督府功成又忌孫虎臣新進雖列陣向敵然殊無鬬志庚申夜大元兵薄宋軍虎臣軍動爭趨大元兵大元戰舟急進阿术挺身登艦手舵衝船播鼓大震呼聲動地遣人掠宋舟大呼曰宋人敗矣通州副都統姜才爲先鋒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譟曰步帥遁矣於是宋師大亂舳艫簸蕩乍分乍合阿珠以小旗麾將校帥輕銳橫擊深入

宋師大敗即回棹前走巴延以步騎夾岸掎之殺溺死者不可勝數軍資器械盡為大元所獲似道倉皇召夏貴計事頃之虎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西耳言畢貴即解舟去夜將四鼓似道擊鑼退師駐于珠金沙諸軍皆潰散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還揚州堂吏翁應龍以都督府印奔還臨安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莫有應者或肆惡語慢罵之似道乃檄列郡如海上迎駕已而姜才収兵至揚州大元之師乘勝東下矣

大元徇饒州知州唐震故相江萬里死之通判萬道同以城降

大元之師順流而東至饒州唐震度兵力不能支死于州治之玉芝堂通判萬道同以城降初江萬里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後

圍崩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及大元兵將至萬里隱草野間為遊騎所執大詬欲自殺既而脫歸城既破萬里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為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既而軍士執其弟知南劍州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竟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積屍如疊翌日萬里尸獨浮出水上從者歛葬之贈太師益國公謚文忠沿江制置大使趙溍棄建康而逃建康既無主帥江東不可為矣知鎮江府洪起畏知寧國府趙與可知隆興府吳益知江陰軍鄭𩅰皆棄城而逃○知和州王喜知太平州孟之縉知無為軍劉權皆以城降于大元○大元徇臨江知軍鮑廉死之○賈似道自

揚州上表請遷都詔羣臣議之王爚去位似道請遷都以避大元之師太皇太后不許殿帥韓震復以為請詔下公卿雜議王爚以已不能與大計上疏乞罷政不待報徑出國門已而宗學生上言陛下移蹕不於慶元則於平江事勢危急則航海幸閩我能往彼亦能往徒驚擾而無益乃止

鄂州都統張世傑帥師入衛遂復饒州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獨世傑來上下歎異

江西提刑知贛州文天祥起兵入衛天下勤王詔至贛天祥捧之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并結溪洞山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人遂入衛其友止之曰今敵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

赴者吾深恨之故不自量欲以身徇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莫不為之感動

以謝堂為兩浙鎮撫使○湖南提刑李芾起兵入衛○以陳宜中知樞密院事曾淵子同知院事文及翁僉書院事倪普同僉書院事○召王爚為江東浙西宣撫招撫大使置司臨安以備咨訪章鑑陳宜中奏留爚以鎮人心康世道故也

遣大元行人郝經還經至燕卒○賈似道有罪

免陳宜中初附似道得驟登政府及翁應龍自軍中還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答之宜中意其已死即上疏乞誅似道以正誤國之罪太皇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詔㩲似道醴泉觀使而罷其平章都督凡似道諸不郵民之政次第除之以公田給還田主令率其租户為兵放還諸竄謫人

章鑑逃歸名還免之鑑聞大元兵日迫託故徑去太皇太后遣使名還罷相予祠鑑居位號寬厚與人多許可時目為滿朝歡

沿江招討大使汪立信卒于高郵立信聞賈似道師潰歎曰吾今日猶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手自為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後巴延入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武以立信二策及死告于巴延請戮其孥巴延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

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卹之曰忠臣之家也三月陳宜中殺殿前都指揮使韓震震時總禁兵或言震謀劫帝遷都陳宜中欲示非似道黨乃召震計事伏壯士袖鐵椎擊殺之震部曲百餘人大閙而出射火箭入宮所嘉會門宜中遣兵逐之遂奔建康大元巴延入建康府建康都統徐旺榮聞巴延將至開城迎納遂入居之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巴延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會世祖皇帝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巴延不可上言曰百年逋敵已扼其吭風馳電擊取之恐後少爾遲回命惜海鳥遺患留悔矣世祖皇帝謂使者曰詔爾丞相此事朕不從中制也大元入無錫知縣阮應得死之○詔諭呂文煥陳奕范文虎使通和議息兵○以王爚陳宜

中為左右丞相並都督諸路軍馬○治賈似道黨與配翁應龍于吉陽軍免廖瑩中王庭劉良貴游汶朱浚陳伯大董樸等官從侍御史陳過監察御史潘文卿季可之請也知常州趙與鑒棄城出奔州民錢訔以城降于大元○知平江府潛説友以城降于大元○知廣德軍令狐槩以城降于大元○詔張世傑總都督府諸軍世傑遣閤順李存進軍廣德謝洪永進軍平江李山進軍常州○召五郡鎮撫呂文福入衛文福殺使者叛入于江

州文福文煥凡也曾淵子文及翁倪普及侍從臺諫棄位逃歸者數十人詔戒禁之大元之師既近臨安戒嚴于是執政曾淵子文及翁倪普左司諫潘文卿右正言季可兩浙轉運副使許自浙東安撫王霖龍侍從陳堅何夢桂曾晞顏等數十人皆遁朝中為之蕭然太皇太后聞之詔牓朝堂云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吾何負于汝哉今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為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許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或偷生田里何面目對人言語他日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在可令尚書省别具在朝文武官並與特轉二資其負國棄于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然不能禁也大元使廉希

賢來至獨松關守將張濡殺其副使嚴忠範執希賢
歸于臨安希賢病創卒世祖皇帝遣禮部尚書廉希賢侍郎嚴忠範計議官宋德
秀等奉國書詰宋執行人之罪至建康希賢請益兵
護送巴延曰汝既赴臨安宜先遣宣使往道意乃可
進也我大兵方壓境宋人豈敢加害不煩益兵兵多
反致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之至獨松關張
濡部曲殺忠範執希賢
送臨安希賢病創死大元阿爾哈雅侵岳州安撫
使高世傑戰敗遂降之阿爾哈雅留賈居貞守鄂而
自帥兵西上時高世傑軍於
洞庭湖中阿爾哈雅攻之世傑力戰
累敗乃降阿爾哈雅斬世傑以徇岳州總制孟之
紹以城降于大元○以陳合同僉書樞密院事○閻

順復廣德軍〇大元巴延使張羽來至平江殺之巴延在建康朝廷使人從間道往通好言殺信使乃邊將非上意也當斬首以謝罪及輸歲幣矣願罷兵毋東向巴延曰宋人譎詐來視我虛實耳當因而用之乃遣議事官張羽同使人還臨安羽至平江被殺

四月大元入廣德縣知縣王汝翼死之〇大元克沙市城都統孟玘監鎮司馬夢求死之夢求光五世孫大元阿爾哈雅侵江陵宣撫使朱禩孫制置使高達以城降禩孫遂招京湖北路郡縣皆下之阿爾哈雅自岳州攻江陵朱禩孫高達力戰累敗精銳皆盡不可復戰及大元屠沙市而火之江陵大恐禩孫遂稱疾不視事高達出降阿爾

哈雅入城命裸孫移檄京湖北路於是歸峽郢復鼎澧辰沅靖常德荆門諸郡相繼降阿爾哈雅承制並命復守其土裸孫至上都死初江陵捷聞世祖皇帝大喜謂近臣曰巴延東下阿爾哈雅孤軍守鄂朕常憂之恐荆蜀連兵順流而東人心未寧必翻城內應根本斯蹙孰謂小北庭人能覆全荆江浙聞之肝膽落矣吾東兵今無虞也阿爾哈雅鄉和爾人故云北庭以高斯得僉書樞密院事○以福王與芮判紹興府○以夏貴為樞密副使帥所部兵入衛貴不至○大元阿珠侵真州知州苗再成戰于大鵝嘴敗績阿珠遂趨揚州姜才戰于揚子橋敗績大元兵東下所過迎降李庭芝率厲所部固守揚州阿珠遣李虎持招降牓入城庭芝殺

虎而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降臣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復焚其書梟俊首于市而日進苗再成戰于南許文德戰于北姜才戰于中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感激自奮及阿珠攻真州苗再成與趙孟錦帥兵大戰于大鵬背敗績阿珠乘勝進趨揚州姜才為三疊陣逆之于三里溝敗之阿珠陽退才逐之阿珠反戰至揚子橋揚州撥發官雷大震死之兩軍夾水而陣大元張弘範以十三騎絕渡以衝才軍才軍堅不可動弘範引卻以誘之才將回回躍馬出衆奮大刀直前向弘範弘範反轡迎刺之回回應手而仆大元立陣者同口叫噪震動天地才軍遂潰走阿珠與弘範追之斬首萬餘級自相蹂踐與陷壕水死者又七八千人流矢中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大元之師辟易不敢逼遂以身免元師遂薄揚州南門

五月大元取寧國縣知縣趙與槽死之○劉師勇復

常州錢砦出奔知州姚砦入居之○贈婺州處士王柏承事郎柏大父師愈受易論語于楊時而與朱熹張栻呂祖謙為友父瀚世其學與諸兄弟游于朱呂之門柏少慕諸葛亮之為人自號長嘯年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捐去俗學勇于求道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嘆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以魯齋更之而從朱熹之門人遊或語以何基嘗從黄榦得熹之傳即往受業基授以立志居敬之旨由是以質實堅苦自勵於朱熹之所著述致力以求其極律身以敬治家以嚴動默皆可師也至是賜何基謚文定而贈柏承事郎以張珏為四川制置副使知重慶府○籍呂文煥孟之縉陳奕范文虎家○大元圍潭州○詔張世傑張彥阮克己

仇子真四道出兵以禦大元○大元巴延朝于上都以阿剌罕權省事于建康（巴延赴召計事也）六月庚子朔日有食之既晝晦如夜○成都安撫使昝萬壽以嘉定及三龜九頂紫雲城降于大元○翁應龍伏誅（從給事中王應麟之請也）以王爚平章軍國重事一月兩赴經筵五日一朝陳宜中留夢炎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王爚與陳宜中不協會留夢炎自湖南入朝爚宜中皆請相夢炎而乞去太皇太后曰二相毋藉此求閒也故有是命爚即日就民居以丞相府讓宜中宜中言一辭一受何以解天下之譏

因辭去遣使邀留乃還加淮東制置使李庭芝知樞密院事○秋七月張世傑及大元阿珠戰于焦山世傑敗績奔圌山世傑與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艘次於焦山令以十舟為方碇江中流非有號令毋得發碇示以必死大元阿珠至登石公山阜而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選健卒善彀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珠居中合勢進戰以火矢攻之蓬檣俱焚煙燄蔽江宋師大亂無敢發碇赴江死者萬數大元張弘範董文炳復以鋭卒橫衝宋軍於是世傑不復能軍奔圌山阿珠弘範追之獲白鷂子七百餘艘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真州世傑請濟師不報自是淮東莫敢復戰矣放賈似道于建寧府安置其黨廖瑩中王庭于嶺南似道既免三學生及臺諫侍從皆上

疏乞誅似道高斯得亦以為言太皇太后不許及似道上表自劾且言為夏貴孫虎臣所誤乞保餘生有旨令李庭芝津遣歸越以終喪制似道留揚不還王爚復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乞下詔切責太后乃下詔曰卿其亟歸喪次以盡臣子之道則當曲示保全否則衆論益甚忠孝靡容吾雖欲屈法伸恩而不可得似道乃還紹興府紹興守臣閉城不納黃鏞王應麟乞移似道居鄞州王爚復言于太后曰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搢紳草茅不知幾疏陛下皆抑而不行非惟付人言於不恤何以謝天下太后乃降似道三官婺州居住婺人聞似道至率衆為露布逐之於是詔徙于建寧府而要置其黨人

詔貶似道循州安置至漳州監押官鄭虎臣殺之

御史孫嶸叟等皆以似道罪重罰輕乞斬之以正法方回復上疏論似道俛詐貪淫禍驕吝專忍謬十罪太皇太后猶不聽翁合上言似道以妒賢無

比之林甫輒自託于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于恭操其總攬罔上賣國名兵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言臺諫交章乞行遠竄迫於衆怒僅謫建寧竊惟建寧實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亦知向方聞似道名咸欲嘔唾況見其面乎乞遠投荒昧以禦魑魅而伸國法遂詔責授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下臨安台州籍錄其家福王與芮素怨似道閒制下募有能殺之者使送之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為似道所配也欲報之欣然請行福王遣虎臣為監押似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屏去奪其寶玉撤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每名斥似道窘辱備至一日入古寺壁上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慚不能對至泉州洛陽橋遇葉李自漳州放還見于客邸李賦詞贈之似道俯首謝焉十月至漳州木綿菴虎臣諷令自殺似道

不從曰太皇許我不死有詔即死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似道之于别室即廁上拉似道胷殺之殯于巷側及陳宜中至福州捕虎臣于獄殺之

陳宜中棄位逃歸詔罷王爚為醴泉觀使召宜中于温州

初張世傑之將出師也王爚謂二相宜一人督師吳門否則臣雖老無能為若效死封疆亦不敢辭陳宜中留夢炎遂上疏請行太皇太后下公卿議之未決而世傑敗于焦山爚復言曰事無重於兵今二相並建都督廟筭指授臣不得而知比者六月出師諸將無統臣豈不知吳門去京不遠而必為此請者蓋大敵在境非陛下自將則大臣開督令世傑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敗不知國家尚堪幾敗耶臣既不得具職又不得具言乞罷平章太后不許既而爚子嗾京學生劉九臯等伏闕上書言宜中擅權黨賈似道芘趙溍潛説友使門客子弟交通關

節過失凡數十事蓋宜中事多專決不關白于燴故也書上宜中從去遣使四輩名之不至太后乃下九臯等臨安獄而手詔曰給舍之奏謂燴與宜中必難久處兼燴近奏乞免平章辭氣不平誠有如人言者可罷燴平章軍國重事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是歲卒燴清脩剛勁不阿權勢及為相屬國勢危亡乃不能協謀以濟大事上論惜之

大元圍重慶府昝萬壽既降兩川郡縣皆送款獨張珏固守重慶不下大元行樞密院會師圍之

大元以巴延為中書右丞相阿珠為左丞相巴延馳驛朝于上都面陳形勢乞即進師世祖皇帝許之拜右丞相巴延辭曰阿珠功多臣宜居後乃進阿珠左丞相大賚將校巴延遂復南征

以夏貴為樞密副使兩淮宣撫大使知揚州朱煥為淮西制置副

使知廬州名李庭芝還朝貴不奉詔煥還揚州庭芝遂不行○以陳文龍同僉書樞密院事○八月以李芾知潭州○以文天祥為浙西江東制置使知平江府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浸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為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于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于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于鄱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于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鄱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于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

以為迂濶不報而命知平江府大元以廉希憲行中書省于江陵阿爾哈雅以江陵地圖上進且請曰荊州西距梁益南控交廣條江淮上流誠為要地非朝廷重臣開大府以鎮之未足以綏新附來遠人世祖皇帝即命希憲行省事承制拜三品以下官希憲至江陵録用舊官大興學校民情大安由是思播田楊二氏重慶趙氏寶應武岡益陽安化善化寧鄉州縣皆降九月大元取泰州知州孫虎臣自殺○大元巴延侵淮安墮南郛巴延至淮安會右丞博囉歡阿勒巴之師于城下僉院伯勒默色亦自新城至遂進攻南城拔之宋師大潰趨城大元兵追之平淮安南堡冬十月詔張世傑劉師勇總統出戍兵○以留夢炎陳宜中為左右丞相並兼

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名宜中于溫州宜中以親辭太后乃自爲書遣其母楊氏使諭之宜中乃赴召大元阿爾哈雅圍潭州李芾至潭大元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城中守卒不滿三千芾結峒蠻爲援繕器械峙芻糧柵江修壁及大元兵至芾悉力守禦大元阿珠圍揚州阿珠攻揚日久而無成功乃築長圍困之城中食盡死者枕藉滿道而李庭芝之志益堅會巴延至灣頭遂議深入大元巴延濟江次于鎮江府遂分兵東下巴延次揚州灣頭參政安塔哈自建康來會巴延令還建康起兵乃留右丞博囉歡及阿勒巴守灣頭而帥衆渡江壬戌至鎮江府分軍爲三道令會臨安於是阿嚕罕帥右軍自建康出四安廣德趨獨松關董文炳帥左軍出江入海以范文虎爲鄉導取道江陰趨澉浦華亭巴延及左丞安塔

哈將中軍以呂文煥為鄉導趨常州而阿珠專主淮東事兵鋒所至莫敢禦之陳合免坐匿廖瑩中家資故也文天祥使張全尹玉麻士龍帥師救常州玉戰五牧士龍戰虞橋皆死之全逸○十一月以陳文龍同知樞密院事黄鏞同僉書院事○大元取廣德軍四安鎮將陳明死之○召文天祥入衛大元破四安陳宜中倉皇發臨安民年十五以上者皆籍為兵號武定軍召天祥于平江天祥行平江無固志矣大元阿爾哈雅取隆興府制置使黄萬石自撫州奔建昌大元克常州屠其民知州姚訔死之劉師勇奔還平

江

壬午巴延至常州會兵圍城姚訔劉師勇王安節力戰固守巴延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終不聽巴延怒命降人王士良役城外居民運土為壘土至併人以築之且殺民煎膏取油以作砲焚其牌杈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而訔師勇安節守志益堅巴延乃叱帳前諸軍奮勇爭先四面並進乙酉宋兵大潰城遂破訔死之通判陳炤猶巷戰兵敗亦死巴延命屠其民存者三五人而已執王安節至軍前不屈亦死師勇以八騎突圍走平江訔希得子也

以謝枋得為江西招諭使知信州

初枋得聞淮西江西江東州郡守將皆呂氏部曲故爭降附自以與呂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師夔為鎮撫使使之行成且乞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朝廷乃以枋得為沿江察訪使以往會文煥北還不及而反遂改知信州

追封濟王竑為鎮王

諡昭肅從

中書舍人王應麟之請也大元阿嚕罕克獨松關守將張濡逃歸馮驥死之獨松既破鄰邑望風皆遁朝廷大懼時勤王師尚三四十萬人文天祥與張世傑議以為淮東堅壁閩廣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捷則令淮師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為也世傑大喜陳宜中白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秘書監陳著上疏乞從天祥之議與其坐以待困曷若背城借一萬有一幸則人心賈勇且敵師非必真能智力不過乘勝長驅耳若少沮之則主兵之與懸軍其壯弱即異矣宜中不聽出著知台州平江府通判王矩之以城迎降于常州巴延遣游顯索多懷都等先趨平江王矩之與都統制王邦傑遣撥發官張汝達奉書降于常州留夢炎棄位而逃○十二月以吳堅僉書樞密院事

○柳岳如大元請平巴延不許陳宜中遣柳岳奉書如大元軍前稱廣尚書之死乃盜殺之非朝廷意乞班師脩好岳見巴延于無錫江請巴延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興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昔得天下于小兒亦失于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多言遂令招討綽函齊等以岳所持書奏于上都以陳文龍參知政事謝堂同知樞密院事○追封呂文德為和義郡王朝議以呂文煥為大元鄉導乃追封文德而以文德子師孟為兵部侍郎覲成和議焉大元巴延入平江府巴延至平江上亭東令張惠呂文煥游顯等先入城甲辰王邦傑王矩之帥衆迎降于寒山寺巴延遂入城大元巴延使囊嘉特偕柳岳還諭降也大元董文炳入華

亭縣○詔陸秀夫呂師孟如大元請平巴延不許柳岳還詔宗正少卿陸秀夫刑部尚書夏士林兵部侍郎呂師孟同囊嘉特使大元軍前求稱姪納幣不從則稱姪孫及期會于長安鎮以輸平且勅呂文煥以令通好罷兵秀夫等見巴延于平江巴延不許以柳岳洪雷震為祈請使如大元以求封行至高郵高郵民殺之陳宜中當國遭時多難不能措一策惟事蒙蔽以致將士離心郡邑降破至是以求成不許乃白太后奉表求封為小國太后從之直學士院高應松不肯草表改命京局官劉褎然為之岳等至高郵嵇家莊為嵇聳所殺

丙子二年五月端宗皇帝景炎元年大元至元十三年春正月知嘉興府劉漢

傑以城降于大元巴延命游顯輝圖守平江寧玉守長橋以防湖而自帥大軍趨臨安劉漢傑迎降之大元克潭州知州李芾死之湖南諸郡皆降

大元圍潭李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芾日以忠義勉其將士死傷相籍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輒殺之以徇阿爾哈雅督戰益急與諸將畫地分圍決隍水以樹梯衝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除夕大元兵登城蟻附而上知衡州尹穀時寓居城中知事不可為乃為二子行冠禮人曰此何時行此迂濶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于地下耳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酹之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為號飲達旦諸賓佐出參議楊震

赴園池死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于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幕僚陳億孫顔應焱皆死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元旦守將吳繼明劉孝忠以城降阿爾哈雅傳檄諸郡由是袁連衡永郴全道桂陽武岡皆降于大元

寶慶府降于大元通判曾如驥死之○

陳文龍黄鏞棄位而逃○以文天祥知臨安府○以吳堅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常楙參知政事日午宣麻慈元殿文班止六人

諸關兵皆潰○詔劉岊如大元請平陸秀夫還蓋皆遁也

言巴延不肯從伯姪之稱太后命用臣禮陳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較也遂遣監察御史劉岊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乞存境土以奉蒸嘗

大元阿嚕罕取安吉州知州趙良淳死之○以夏士林僉書樞密院事○常楙夏士林棄位而逃○進封吉王昰為益王判福州信王昺為廣王判泉州文天祥乞命二王鎮閩廣以圖興復太后從之以駙馬都尉楊鎮及楊淑妃弟楊亮節提舉益王府事務俞充容弟俞如珪提舉廣王府事務

陳宜中請遷都不果行宜中以大元不許和計無所出乃率羣臣入宮請遷都太后不許宜中慟哭以請太后命具裝以俟及暮宜中不入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大臣數以為請顧欺

我耶脫㬢珥投之地遂閉閤羣臣請見皆不納蓋宜中實以翌日行倉卒失於奏耳大元巴延帥師次于臯亭山太皇太后遣使奉璽以降壬午巴延至長安鎮陳宜中違約不往議事甲申巴延乃次臯亭山阿喇罕董文炳之師皆會遊騎至臨安府北關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帥衆背城一戰陳宜中不許而白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以降巴延受之遣使召陳宜中出議降事而使賫嵩將奉璽表赴上都以聞陳宜中棄位逃歸楊應奎既行是夜宜中即逃歸于温州之清澳張世傑蘇劉義劉師勇各帥所部兵去臨安入于海世傑等以不戰而降遂去世傑次于定海大元石國英使都統卞彪說世傑降世傑斷彪舌磔之于巾子山以死自誓以文天祥為右

丞相兼樞密使及左丞相吳堅如大元巴延執天祥于軍中堅還楊應奎還自臯亭言巴延欲執政面議太后乃拜天祥右相與吳堅偕往天祥乞退軍嘉興以俟講解巴延怒遣堅還而拘天祥楊鎮等奉益王昰廣王昺如婺州楊淑妃及秀王與羣從行以家鉉翁僉書樞密院事賈餘慶同僉書院事○大元呂師夔徇江東知信州謝枋得迎戰敗績枋得遂奔建寧山中二月日中有黑子大如鵝卵相盪久之有星鬬于中天二星鬬于中天一星隕詔諭郡縣降于大元巴延令程鵬飛取太后手詔諭州郡降附太后從之使者又欲三省樞密院檄執政皆署家鉉翁獨不肯使者

命縛之鉉翁曰中書無縛執政之理乃止大元巴延次于湖州市遣使入臨安府封府庫收圖籍符印罷官府及衛卒壬辰巴延自臨平鎮進屯湖州市入居秀王府遣諸將分兵守城巳亥令張惠呂文煥阿喇罕董文炳范文虎等入城慰諭太皇太后文煥因入內上表陳謝而出辛丑巴延令張惠阿喇罕董文炳石天麟楊晦張弘範伊奇哩呼喇珠索多九人入城封府庫收史館禮寺圖書及百司符印告勑罷官府及侍衛軍以吳堅賈餘慶為左右丞相謝堂知樞密院事家鉉翁僉書院事劉岊同僉書院事並充祈請使如大元巴延命奇塔特偕五使及文天祥赴上都謝堂逃歸○錢塘

江潮三日不至時大元軍分駐江沙上杭人方幸之而潮汐三日不至大元巴延使范文虎追益王廣王于婺州二王走溫州文虎執楊鎮還臨安巴延聞二王趨婺州遣范文虎將兵追之楊鎮得報即還曰我將就死于彼以緩追兵楊亮節等遂負二王及楊淑妃徒步匿山中者凡七日統制張全以兵數十追及王遂同走溫州居江心寺

文天祥自鎮江亡入真州遂浮海如溫州天祥至鎮江與其客杜滸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少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指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揚子橋皆沿

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李庭芝夏貴遣使四出結約初天祥未至真時揚有脫歸兵言大元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紿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如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乃東入海道遇大元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飢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入板橋大元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滸金應以去滸應以所懷金與卒得逸二樵者以蕢荷天祥至高郵稽家莊稽聳迎天祥至其家遣子德潤衛送至泰州遂由通州入海如温

州以求
二王

三月大元巴延入臨安府福王與芮自紹興來會之巴延累使名福王王疑不敢至最後使史勝往王乃行丁卯巴延自湖州市入城館于萬松嶺盧原宅大宴諸將市不易肆福王亦自紹興至伯顏深慰之太皇太后及帝欲與相見巴延固辭曰但見天子可也乃止是日復出城

大元巴延自臨安北還丙子巴延發臨安命安塔哈張惠阿嚕罕董文炳等遷三宮期會于瓜步

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芮等北去丁丑安塔哈等入宮宣詔免牽羊繫組之禮太皇太后謂帝曰荷天子聖慈不殺宜拜謝禮畢帝與皇太后出宮太皇太后以疾留內福王與芮及度宗母隆國夫人黃氏並宗室駙馬都尉楊鎮知院謝堂僉院高應松府僚三學生內侍等皆行太學生徐應鑣與其二男一女死之過真州苗再

成擒叅駕至瓜洲李庭芝遣姜才出兵邀兩宮欲刼以入城皆不克大元董文炳行省事于臨安府經畧閩浙○夏貴以淮西州縣降于大元○閏月賈餘慶卒于燕丙子吳堅賈餘慶家鉉翁劉岊至燕會同館庚午餘慶病卒鉉翁後不屈而終大元改臨安府為杭州以蒙固岱為都督鎮杭州索多為元帥鎮婺州○陳宜中等奉益王昰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昺為副元帥太皇太后遣使召二王還臨安二王乃如福州陸秀夫蘇劉義等聞二王在溫州以兵來會楊亮節聞陳宜中在清澳遣使召之宜中來謁楊亮節陸秀夫與議興復乃召張世傑于定

海世傑以所部兵至江心寺謁有高宗南奔時御座宜中等乃相率哭座下奉益王為都元帥廣王副之發兵除吏以秀王與睪為福建察訪使先入閩中撫安吏民敕諭同姓檄召諸路忠義同奬王室會太皇太后遣二宦者以兵百人召二王還臨安宜中等沉其兵江中而奉二王入閩甲戌王至福州時黄萬石降大元以元帥入閩招諭諸郡汀建方謀送款聞二王至即復閉門以拒萬石南劍守臣林起鰲遣軍逐之萬石乃走邵武其將劉俊等多來歸兵勢稍振焉

黄萬石以大元兵入邵武軍○夏四月僉書樞密院事高應松至燕不食卒○

五月帝兄益王昰即皇帝位于福州遥上帝尊號為孝恭懿聖皇帝太皇太后為壽和聖福至仁太皇太

后皇太后為仁安皇太后尊度宗淑妃楊氏為皇太后同聽政五月乙未朔陳宜中等奉益王即位于福州改元景炎升福州為福安府以大都督府為垂拱殿便廳為延和殿武安軍為行都之門封廣王昺為衛王○以陳宜中為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陳文龍劉黻參知政事張世傑為樞密副使陸秀夫僉書樞密院事蘇劉義為殿前都指揮使王剛中知福安府事○以李庭芝為右丞相姜才為龍神四廂都指揮使○詔吳浚趙溍傅卓李珏翟國秀等分道出師興復

帝室○以楊亮節為福建處置使○文天祥至自溫州以為右丞相兼知樞密院事天祥命呂武招豪傑于江淮杜滸募兵于溫州○劉黻赴召卒于羅浮○大元以巴延同知樞密院事巴延用兵紀律外嚴而中以不殺為主故所至降附或請具入視降城府藏簿帳以知金穀戶口多寡者巴延笑曰是欲貪緣喧吾民耳乃下令諸將士敢有暴掠及入城者以軍法論故所過不至大擾而珍奇未嘗一有所私及朝上都世祖皇帝勞賜有加巴延謝曰奉陛下成筭阿珠効力臣何功之有詔以陵州藤州戶六千為食邑復拜同知

孝恭懿聖皇帝至大元上都元封帝為瀛國公閏三月戊午帝及太后等

至燕京吳堅家鉉翁劉岊迎謁伏地流涕稱謝奉使無狀不能保存社稷四月己卯赴上都辛巳沂王卒五月乙未朔至上都丙申見世祖皇帝于大安殿降授帝為開府儀同三司封瀛國公尋為僧號合尊大師皇太后全氏亦為尼于正智寺

六月大元入廣州廣東經畧使徐直諒聞宋亡遣具將梁雄飛請降于隆興帥府阿爾哈雅假雄飛招討使使徇廣東既而直諒聞益王即位乃命權通判李性道摧鋒軍將黃俊等拒雄飛于石門俊戰敗直諒棄城遁六月雄飛入廣州諸降將皆授以官俊獨不受以死

吳浚聚兵于廣昌遂復南豐宜黃寧都等縣○翟國秀復秀山縣大元兵至遂還○傅卓敗績于衢信遂降于大元○詔文天祥同都督諸路軍馬秋七

月天祥開府南劒州經畧江西遂復邵武軍黄萬石敗走天祥與陳宜中張世傑議不合乃求出督至南劒募兵得數千遂復邵武大元阿爾哈雅入嚴關廣海州縣多降之○揚州守將朱煥以城降于大元右丞相李庭芝指揮使姜才死之淮東州縣皆降阿珠圍揚久庭芝守禦益力及臨安既降阿珠以太皇太后手詔諭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及帝次瓜洲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圉耶今吾與嗣君既已臣伏卿尚為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之一使斃餘皆奔去及夏貴以淮西降阿珠諸將曰今宋已亡庭芝未下以外助猶多故也若絶聲援塞餉道尚恐東走通泰假

息江淮乃柵揚之西北丁村扼高郵寶應糧運貯粟以備灣頭堡留屯新城用逼泰州又遣巴延徹爾帥甲騎三百助灣頭兵力且諭之曰李庭芝水路既阻必從陸出宜謹備之如丁村烽起當首尾相應斷其歸路俊驅夏貴淮西降卒至城下以示庭芝庭芝慕客或勸為計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珠復遣使者持世祖皇帝詔招之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于陴上既而淮安盱眙泗州皆以糧盡降于大元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又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麴蘖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猶力戰不屈六月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戰于丁村自暮達旦大元多敗巴延徹爾救之所將皆精銳旗幟作雙赤月大元望見塵起大呼曰丞相來矣才軍識其幟皆潰才脫身走死者三千人七月阿珠請于世祖皇帝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早歸款庭芝不納福州使至庭芝乃命制置副使朱

煥守揚城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即以城降阿珠帥兵追庭芝及之殺步卒千餘庭芝走入泰州阿珠圍之且驅庭芝妻子至陴下招降會姜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守將孫貴胡惟孝開北門納大元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姜才俱就執至揚州阿珠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然猶未忍殺之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為不殺之何俟阿珠乃皆殺之於是揚民聞者莫不泣下由是淮東州縣皆降大元克真州守將苗再成死之大元既破揚攻真益急趙孟錦乘霧襲其營少頃霧開大元兵見孟錦衆少逐之孟錦登舟失足墮水中死焉城遂陷再成不屈死八月漳州亂以陳文龍為閩廣宣撫使討之○秀王與睪圍婺州大元董文炳援之

王乃還○以王積翁為福建招捕使知南劍州黃恮為同招捕使知漳州積翁備禦上三州恮備禦下三州吳浚及大元李恒戰于兜零敗績○壽和聖福至仁太皇太后謝氏赴大元大都太皇以病久留臨安至是大元自宮中舁其牀以出侍衛者七十人遂赴燕降封壽春郡夫人留燕七年而終九月以陳文龍知興化軍興化石手軍亂故也東莞民熊飛以兵會趙溍復韶廣州熊飛為黃世雄守潮惠閩趙溍至即以兵應之攻梁雄飛于廣州雄飛遁熊飛遂復韶州新會令曽逢龍亦帥兵至廣州李性道出迎謁熊飛與逢龍執而殺之趙溍遂入廣州大元伊德默色會師于福州

○大元呂師夔張榮實帥師度梅嶺○大元阿爾哈雅圍靖江府○冬十月文天祥帥師次于汀州天祥遣趙時賞趙孟濚將一軍趨贛以取寧都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蕭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鄒㵯與大元戰于寧都敗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亦死文天祥為製服哭祭焉趙溍使熊飛曾逢龍及大元戰于南雄敗績逢龍死之飛奔韶州大元圍韶州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死之○十一月大元阿嚕罕董文炳徇處州李珏以城降秀王與睪迎戰于瑞安府敗績死之知府方洪以城降○大元

阿嚕罕董文炳入建寧府知邵武軍趙時賞知南劍州王積翁棄城走○陳宜中張世傑奉帝入于海○大元阿嚕罕侵福安知府王剛中以城降○帝舟居于泉州港蒲壽庚作亂帝遷于潮州帝舟泊泉州港招撫使蒲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傑不可初壽庚提舉市舶擅船利者三十年或勸世傑留壽庚不遣則凡海舶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乃掠其舟而沒其貲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宜中世傑乃奉帝趨潮州十二月趙溍棄廣州○蒲壽庚及知泉州田真子以城降于大元○興化軍通判曹澄孫以

城降于大元知軍陳文龍死之王剛中既降遣使徇興化陳文龍斬之而發民固守阿喇罕復遣使招之文龍復斬之而使部將林華偵伺大元兵于境上華反導大元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死

張珏入重慶府大元東西川行樞密院皆遣師圍重慶府肆于剽掠軍政不一兩院相訾故久無功而城中益得自守張珏雖領重慶之命不能赴官留合州以抗大元且遣師復瀘涪二州及大元兵以不和而潰其將退守于瀘趙定應乃乘間迎珏入城珏至遣將四出大元屢敗乃去

大元以姚樞為翰林學士承旨時宋侍從之臣及士子至上都皆令先見樞詢其學行而官之樞仁恕恭敏未嘗疑人之欺凡有與謀者必忠告惟恐其言之不盡由是人莫不敬

之大元阿爾哈雅克靖江府守將馬塈死之

丁丑景炎二年大元至元十四年春正月帝在惠州之甲子門○大元阿嘍罕入汀州文天祥奔漳州○二月大元改福安府為福州以潛說友為宣慰使王積翁為副使以守之大元兵盡去其諸僧軍及淮兵在福安者李雄統領之大元徇廣州縣人趙若岡以城降廣東諸郡皆降之○吳浚降于大元文天祥誅之大元兵至瑞金浚降之因為大元至漳州說天祥降天祥責以大義縊殺之三月文天祥復梅州○李雄殺潛說友○陳瓚起

兵復興化軍瓚文龍從子也舉兵誅林華復其城夏四月文天祥復興國縣○廣東制置使張鎮孫復廣州梁雄飛出走○五月張世傑復潮州○文天祥自梅州出江西遂復會昌縣吉贛兵皆會之大元立門下省○大元中書平章政事廉希憲卒希憲在江陵遠近向化及有疾名還民皆垂涕擁送建祠繪像以祠之卒世祖皇帝歎曰無復有決大事如廉希憲者矣巴延亦曰廉公宰相中真宰相男子中真男子世以為名言六月文天祥敗大元于雩都遂次于興國縣秋七月使趙時賞等帥師復吉贛諸縣遂圍贛州○思州安

撫使田景賢播州安撫使楊邦憲降于大元○帝舟遷于潮州之淺灣○張世傑會師討泉州圍之世傑自將淮兵及陳弔眼許夫人諸峒畬軍討蒲壽庚兵勢稍振壽庚閉城自守而陰以賄賂畬軍畬軍遂有貳心攻城不力壽庚得間道使孫安甫如建寧府求援張世傑使高日新復邵武軍○王積翁殺淮兵于福安府淮兵在福州者謀殺積翁以應張世傑事覺被殺大元李恒襲文天祥于興國縣八月天祥出走師潰于空阬趙時賞等皆死之天祥入于循州大元宣慰李恒遣兵援贛而自將攻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猝至乃引兵走即鄒㵯于永豐㵯兵先潰恒窮追天

祥天祥至方石嶺恒及之鞏信拒戰箭被體而死甲申天祥至空阬兵盡潰天祥妻歐陽氏男佛生環生及二女皆見執趙時賞坐肩輿後大元問爲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禽之天祥由是得挺身與其長子道生及杜滸鄒渢乘騎逸去遂奔循州散兵頗集乃屯於南嶺幕僚客將皆被執時賞至隆興奮罵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僉廳官耳執之何爲得脫者甚衆臨刑劉沐頗自辨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將佐幕屬被執者皆死而天祥妻子家屬送于燕二子死于道

九月大元索多掇泉州張世傑帥師還淺灣○大元伊德默色復取邵武軍遂入福州○大元伊蘇岱爾復圍重慶府○冬十月大元索多入興化軍屠其民陳瓚死之○瀘

州降於大元知州王世昌死之○十一月大元塔爾楚圍廣州制置使張鎮孫以城降○大元劉深以舟師襲淺灣帝舟遷于秀山陳宜中如占城遂不復劉深攻淺灣張世傑戰不利奉帝走秀山陳宜中欲奉帝走占城乃先往諭意度事不可為遂不還後死於暹羅十二月帝舟遷于井澳颶風作帝有疾丙子帝至井澳颶風壞舟帝溺幾不救遂得驚疾旬餘諸兵士稍集死者過半大元劉深來襲井澳執俞如珪以去帝舟遷于謝女峽○安南國王陳光昺卒子日烜立○羅施鬼國降于大元○大元納蘇拉迪音

伐緬初大元遣奇塔特托音徵緬朝貢不從而率衆數萬象八百馬萬匹侵擾永昌雲南行省遣元帥納蘇拉迪音伐之降其砦三百餘以天熱還師

戊寅 景炎三年五月帝昺祥興元年大元至元十五年 春正月帝在謝女峽○張世傑遣師討雷州不克○二月大元索多克潮州屠其民知州馬發死之○大元克重慶府制置副使張珏死之○三月文天祥會兵次于麗江浦天祥以弟璧及母在惠州乃趨之行收兵出海豐縣遂次于麗江浦 大元以張弘範為都元帥李恒副之帥師入閩廣賜弘範寶劍專決軍事以攻宋帝于廣南弘範薦李

恒自副從之弘範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而南以弟弘正為先鋒戒之曰汝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汝其慎之故所向克捷焉凌震復廣州○帝舟還于碙洲○曾淵子至自雷州以為參知政事廣西宣諭使○夏四月帝崩于碙洲弟衛王昺即位皇太后楊氏同聽政四月戊辰帝崩年十一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絶宋此豈不可為國耶庚午乃與衆共立衛王年八歲矣適有黄龍見海中五月癸未朔改元祥興升碙洲為翔龍縣以陸秀夫為左丞相兼樞密使時播越海濵庶事踈畧楊太后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

每時節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在行中凄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動者及拜首相與張世傑共秉政外籌軍旅内調工役凡有所述作皆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

六月帝舟遷于新會之厓山 張世傑以硇洲不可居而厓山在海中去潮廣各四百餘里兩山相對勢頗寬廣中有一港其口如門可以藏舟世傑以為形勝之地乃奉帝移駐焉遂造行宮遣人入山伐木造軍屋千間行宮正殿曰慈元楊太后居之升廣州為翔龍府時官民兵尚二十餘萬多居于舟資糧取辦于廣右諸郡復刷人匠造舟楫製器仗民不能堪始有離叛之志

有星隕于海 己巳有大星南流墜海中小星千餘隨之聲如雷數刻乃已

秋八月

加文天祥少保封信國公 天祥入船澳聞帝即位上表自劾敗于江西之罪乞

入朝不許而加少保封信國公會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子道生復亡家屬皆盡冬十一月大元阿爾哈雅次于白沙口海南州縣皆降○閏月凌震棄廣州出走成降于大元潮惠遂降○以姚良臣為右丞相夏士林參知政事王德同知樞密院事○大元以許衡為集賢大學士兼領太史院事初劉秉忠以大明歷歲久寖以後天欲脩正未及而卒世祖皇帝思其言詔許衡及贊善王恂工部郎中郭守敬測驗改正命昭文館大學士張文謙領太史院事董之守敬言歷之本在于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乃作簡儀候極儀渾天象玲瓏儀仰儀立運儀證理儀景符闚几日月食儀星晷定時儀等器至是復令衡

領　太史

合州守將王立以城降于大元先是大元立樞密行院于東西川以經畧蜀地兩院不協遂致潰敗及李德輝為西川副使始克瀘涪重慶而西川州縣皆降東川貽其功不立乃辭西川而自以兵圍合州守將王立間德輝威明且懼東川懷怒必加誅殺乃使使間行至成都請降德輝帥從兵數百人赴之東川樞府聞之遣使止德輝行德輝曰合以重慶在力可同惡故不下今孤絕來歸乃其勢也吾非欲攘若功誠恐汝憤其後服誣以嘗抗蹕先朝利其剽奪快心於屠城身吾為國活此民豈計汝嫉怒哉即單舸濟江至合城下呼王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合人德之於是東川州縣皆為大元矣

大元張弘範襲執文天祥于五坡嶺天祥屯潮陽鄒渢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盜陳懿劉興于潮興死懿遁導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力不支帥

其麾下走海豊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衆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倉皇出走千户王惟義執之天祥呑腦子不死鄒渢自剄劉子俊自詭為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執天祥至各爭真偽大元遂烹子俊而執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見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或謂弘範曰敵人之相不可測也不宜近之弘範曰彼忠義也保無它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處之舟中以自從

大元阿爾哈雅自海南還師上都

廣南悉降故也阿爾哈雅以戍鄂孤軍不能倍蔦身至力取利盡海表圖地籍民半宋疆理所下荆南之州十四淮西之州四湖南江西之州十一廣西之州二十一廣東海南之州八凡五十八州其餘峒夷山獠受縻聽令者無慮數十所可謂茂功矣其僚屬裨佐後登宰輔者三十七人蓋能推揚奬拔以成之也

葬端宗于

厓山

己卯祥興二年（大元至元十六年）春正月帝在厓山○大元張弘範襲厓山張世傑力戰禦之二月甲申師大潰帝崩左丞相陸秀夫死之宋亡（正月庚戌張弘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門獲斥候將劉青顧凱乃知帝所在辛酉弘範至厓山或謂張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合先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悉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艫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為死計人皆危之厓山兩門如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大元由山東轉而南入大

洋與世傑之師相遇海之且出騎兵斷宋師汲路宋舟堅不能動大元乃以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宋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能爇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大元師中弘範三使韓至宋師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命文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弘範復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為士民亦無叛者弘範又以舟師據海口宋師樵汲道絕兵士茹乾糧十餘日而大渴乃下掬海水飲之水鹹飲即吐泄兵士大困世傑帥蘇劉義方興等旦夕大戰甲戌李恒自廣州以師會攻弘範命恒守厓山北面二月戊寅朔世傑將陳寶降己卯都統張達夜襲大元敗還癸未大元進薄世

傑之舟或請以砲攻之弘範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甲申弘範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艤厓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早潮而戰世傑敗之李恒等順潮退師午潮上大元師樂作宋師以為且懈不設備弘範以舟犯其前南師繼之宋師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翟國秀劉俊等皆解甲降大元師薄宋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即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餘舟尚八百盡為大元所得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因得帝屍及詔書之寶已而世傑復還厓山收兵遇楊太后欲奉以求趙氏後而復立之楊太后始聞帝崩撫膺大慟曰

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趨安南至平章山下遇颶風大作舟人欲艤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為我取瓣香來至則仰天呼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若天不欲我復存趙祀則大風覆我舟舟遂覆世傑溺焉大元既舉宋得戶一千一百八十四萬八百有六天下共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有六為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一而山澤溪峒之民不與焉○崖山既破張弘範等置酒大會謂文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赴燕京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十月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

設卒守之既而丞相博羅名見於樞密院欲使拜天祥長揖求死辨論百端博羅怒命囚于獄月餘再見之天祥益不屈乃赦之自便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時世祖皇帝求南人有才者甚急王積翁薦之帝即遣積翁諭旨欲用之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寛假得以黄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為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寢帝知其不可屈也議將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為言者乃不果釋至元十九年壬午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有衆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師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蓑城葦率兩翼兵為亂丞相可無憂者時盗新殺左丞相阿哈瑪特命撤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于上都疑丞相者天祥也乃召天祥入帝

諭之曰汝何願天祥曰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遽麾之使退左右力贊帝從其請乃詔有司殺于燕京之柴市俄有詔使止之至則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拜而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媿數日其妻歐陽氏収其屍面如生